



北京人的蟋蟀

文 / 高文瑞

喜爱“虫”的人把蟋蟀好有一比：它的头像中国京剧的大花脸。仔细观看，还真有点儿意思。京剧诞生在北京，北京人也最爱玩蟋蟀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，北京人大都玩过蟋蟀，那时不富裕，也没有这么多的玩具，蟋蟀就成了夏秋时节最好玩的玩意儿了。

京城人玩蟋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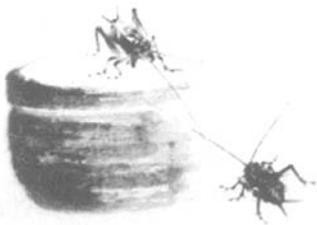
斗蟋蟀在北京可有年头了。《长安客话》载：“京师人至七八月，家家皆养促织……瓦盆泥罐，遍井皆是，不论老幼男女，皆斗以为乐。”说这话的是蒋一葵，他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人。可见400年前，北京人玩斗蟋蟀的风气之盛。

蟋蟀的名称很多。《辞海》里这样注释：“亦称‘促织’‘趋织’‘蛐蛐儿’。”民间称“蟋蟀”者为多，而北京人习惯上多称蛐蛐儿。北京也是盛产蟋蟀的地方，这么说吧，以前到了北京的城外就能听到蟋蟀的叫声。如广安门外的大井、小井，右安门外，左安门外，德胜门外，安定门外等都有蟋蟀的踪迹。清河、南苑一带的蟋蟀就很好。香山、旧宫、南苑机场都出过好蟋蟀，像白牙青、白牙紫、铁弹子等都是北京知名的蟋蟀品种。志书里记载着北京永定门外5里有个胡家村，那里产的蟋蟀特别好。明代崇祯年间写的《帝京景物略》里专门写了那里产的蟋蟀“矜鸣善斗，殊胜他产”。这些蟋蟀拿到老天桥去卖，准能讨个好价钱。专门卖蟋蟀的在鲜鱼口，东晓市也有，蛐蛐罐上盖着红布。

斗蟋蟀如看大片

友人文良说，斗蟋蟀前要小心伺候。没买蟋蟀之前就开始盘罐：用茶叶水煮，在太阳下晒。再用丁香水加点盐洗罐，为的是杀菌。罐起毛，再用干布盘罐。罐不能起碱，不能干燥，又不能起真菌。

玩蟋蟀玩的就是眼力。根据脱壳的情况，有眼力的能看出蟋蟀是斗前期的，斗中期的，还是斗后期的，不仅是看个头大小。同样的蟋蟀，出生的时间段不一样，



爱斗的时间也不一样，到深秋，找不到雌蟋蟀，更极为好斗。蟋蟀的出生早晚，与气候也有关系。雨量大，出生的时间就早。一般头茬的个头要大一些。而出生在中间阶段的蟋蟀，个头不大，却在状态之中，非常爱斗。看蟋蟀的年龄，可看蟋蟀脖子那块白毛膜，如果紫黑，就老了。

斗蟋蟀也讲“兵法”，出战时有套游戏规则，“用兵”时也有一套韬略，总原则是“长不斗宽，黑不斗黄，薄不斗厚，嫩不斗老，病不斗常”。

斗蟋蟀有不规矩的：斗前让蟋蟀吃半生不熟的蒜，对方不斗，而此方穷追。还有的在蟋蟀头上点药，力量倍增，如服兴奋剂一般。为防止此类现象出现，要先把双方的蟋蟀在米汤或白萝卜水里润一下，然后在一段时间里同吃一类食物。最后过戥子称重量，相互之间不能大出2毫或3毫。

准备齐全后，把两只蟋蟀先放在椭圆形的斗池中，底下放上餐巾纸。经双方委托的主斗手检查大小、精神状态、品相。主斗手只能用探子打探本家的蟋蟀，达到最佳状态，认为可以，即可开闸，撤去斗池中间的挡板。

好的蟋蟀入罐就寻找对手，一般的一口下去，不是腿残，就是牙坏，牙硬的还能把过笼咬掉一块，能达到死掐的更是精彩，双方能持续一两分钟，好的时间更长。咬跑为输。一回合下来，也可以再用探子调整状态，还不掐或打不起性即为输。

文良曾当过斗手，说起这里的故事更是有意思。玩主大部分包房，在夜里斗。晚上把该做的准备工作做好，摄像机架在顶部。要供养2至3个小时或更长时间。斗是在共同出钱的包房里。观者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观看，有裁判，斗的过程虽然每个蟋蟀的时间长短不一，却极为精彩。看着这些蟋蟀在上下翻腾，前后追击，真比看上一场拳击比赛还要过瘾。主人既有胜利的喜悦，也有失利的懊悔，总结经验，以利再战。钟情人，蟋蟀战死后，把它放在一个小棺材里，写上某某将军等字样，拿布包起来。有的年轻人一气之下会当即把蟋蟀摔死。

蟋蟀的历史也是源远流长。一般认为，蟋蟀文化起于唐，兴于宋，盛于明清。到了今天，养蟋斗蟋作为一种文化仍然吸引了不少爱好者，仅在北京就有几万名，每年还都进行各种赛事活动。

【实习编辑 / 王玉琼】